**高考之外**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高二（11）班 柳天宇 指导教师：王中明

在一个漫长的冬夜，而且这是老鼠过最重大的节日——圣诞夜，私塾教师诺拉独自站立在讲台上，大肆挥舞着手中的教鞭。台下坐的尽是她的学生，几乎是座无虚席——一个只能容纳三十个人的教室硬是活生生的塞进了四十只老鼠，为什么呢？原来，诺拉是当地最负盛名的教师，她手下的学生几乎个个成为了老鼠国的栋梁之才，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老鼠，不论是考进来的，塞钱给校长的都希望能分过来。那个数钱数到抽筋的校长也不顾诺拉老师的想法，给教室里新添了几张桌子。同为在一所学校共事的其他老师可没这待遇，班上零零散散的几个学生，乏味的课堂……

在座的各位老鼠中，不乏各地来的“秀才”——他们都是通过选拔考试才有机会到这所私塾念书，吉米也不例外。吉米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弗兰茨是个农民，他们祖辈三代贫农靠天吃饭，没什么文化；母亲伊娃原是个纺织厂的女工，因爱上弗兰次遭家人反对，索性就私奔了；他还有个叫尼娜的妹妹，今年刚上小学……

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吉米身上，吉米也知道：单靠父亲的辛勤劳作和母亲微薄的工资——父亲的收成还要看天气，是不足以支撑他和妹妹读完昂贵的安德鲁大学的。所有人都希望吉米能在高考中一举考上安德鲁大学，将来有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

这一天不同寻常，圣诞夜里，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老鼠国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本该是个多么欢喜的节日啊，但吉米却不这样想。

外面又开始放烟花了，学习了一天的吉米的思绪也不知不觉的随着烟花飞出了教室，他想象着：外面飘摇的雪花，落在地上、落在屋顶上，整个市镇一片雪白，就像一块没有瑕疵的白璧；有钱的人家围着火炉，富足的吃着火鸡，哼着小曲；穷些的人家也烧着砍来的柴火，拥簇在篝火前，谈论着过去，展望未来。吉米在想：漫长的冬夜，母亲是否还穿着单薄的衣裳，父亲的咳嗽是否好了些，妹妹的功课是不是进步了……但很快，他的思绪又飘了回来。

“吉米，你在干嘛，给我讲讲这道题你怎么想的”诺拉老师点了他的名字。

“老师……，我……”吉米回避了诺拉老师的眼神。

“你给我记着，下次在给我神魂颠倒的，就领拎着你的东西滚出去。也不看看你这个穷酸样，真不知道你这样的穷鬼是怎么进来的。”诺拉老师满脸晦气。

台下仍是一片寂静，这寂静的气氛就像死了人一样的凝重。各老鼠似乎并没有同情吉米的意思，除了几个富贵的公子哥儿“嘴角上”的嘲笑，班里一片死气沉沉，老鼠们几乎已经忘了刚才诺拉老师的大声训斥——或者说根本连这件事情发生过没有都不知道，所有人都在埋头做题，教室里只有笔尖划过试卷的响声，还有空气中回荡着的诺拉老师的怨言。

这时，国王的仪仗队从街上经过，人们欢呼雀跃，相继的高喊着“国王万岁！”“天佑吾王！” 。鞭炮放得更响，国王的管乐队也在奏着欢庆的乐曲。一个带小帽子的矮个子仪仗队队员步调明显有些跟不上，这也导致了他在演奏的时候总是会比旁人慢那么一些。但这倒是被吉米听出来了，虽然吉米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他的天赋异禀，还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这一次，吉米的思绪就很难再跑回来了。

他突然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的吉米就聪慧过人，也经常参加老鼠国的艺术大赛，虽然从未获奖，但也为他的艺术修养打下了基础。母亲尼娜也常告诉他，要做个有艺术修养的男孩。他又想到自己小时候最好的一个玩伴：威廉。吉米总嘲笑他“起了个贵族名字却没活出个贵族样”由于家境贫寒，小威廉小学还没上满就不得不辍学找工作。本以为就此就与威廉失去了联系，没想到，来自远方的威廉近日却给他寄来了一封信：

“我最爱的伙伴吉米，你还记得我吗。

七年前，我因为家里的一些状况，不得不外出打工，这期间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多到我自己都很难一件件数出来。这期间，我当过学徒，也在工厂干过加工；给别人当过鞋匠，也自己独自流浪过……在外漂泊的那几年，我倒是省吃俭用下来了一些钱。

后来，我用那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下了一座废弃工厂，接着是自己的一点点的打拼，才好不容易在这边闯出一片天地。现在的我已经是当地的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家了，我的房子住在最繁华的地带，每天早上去工厂都有专门的人将我送过去，我还和当地村长的女儿订了婚……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一如既往的参加考试，走学习的这条道路，或许以我的成绩永远也熬不出这样的头来。七年了，时光如白驹过隙，一眨眼间我们就有七年没见了，不知道你在这个地方还生活的好吗。听说你马上就要高考了，我真心的祝愿你能够考试自己理想的大学。

——威廉”

吉米想到了这里，笑了笑，想不通自己儿时的同伴为何如此不了解自己！

“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画家”吉米对自己说。“我从自己第一次偷偷溜进了镇上的美术馆就深深的爱上了作画。离开它，我的生活便是不完整的。”

“但是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我这么做”吉米想。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我没有钱去请当地最好的老师为我上课，甚至为了能够考上这所私塾，我放弃了自己玩耍的时间。”

吉米是对的。这些年，由于长年的苦读已经使吉米失去了对绘画的敏锐，他的手不再灵活，这双本来应该白里透红的小手因为多年的下地劳作变得黝黑而又粗糙不堪……而反观四周，全是些死读书的人，整个教室一片死气沉沉，没有一丝温暖。他想：我要是当时选择了绘画这条路该有多好！

他便开始了幻想：他想到他的第一幅作品被人买下，他幻想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成功举办；他幻想他争得了一生的一笔很可观财富；他不再以卖画为生，他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大画家……

他甚至出现了幻觉。他看到了他未来的大豪宅；他出现了幻听，她美丽的妻子正在呼喊他的名字；他幻想自己的儿子竟然拍打着自己的肩，他……

这倒可不是幻想。

拍他肩膀的是从未说过一句话的同桌，叫他名字的正是在讲台上面带微笑的诺拉老师。

诺拉老师是笑着走过来的，这是那种无处不在的笑容，笑里有皱，笑里带褶，一圈儿一圈儿的，就像往水池子里面扔了一块砖头；可是走过来的时候，诺拉的笑容就凝固了，脸色大变，就像维苏威火山山麓那些平坎上看到的起起伏伏、像虫子爬似的凝固熔岩。这座可怕的维苏威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

如诺拉老师之前提到的那样，他被“拎”出了教室，连人带包。他似乎看到了家人见到这一幕的绝望神情；但他又看到了一丝希望：他终于有时间在高考之外追寻自己的梦想。

教室里还是一片死气沉沉，埋头者不占少数，在吉米的眼里，他称他们“死人”，有皮有肉却丧失了灵魂和感情的人。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吉米却变得更为冷静，他的目标更加清晰，并开始了一步一步向那高考之外的世外桃源迈进……

2016-1-15